

Mona Lisa in Camelot

悦读时光·绘生绘色



一个感动美国的故事

肯尼迪夫人与《蒙娜·

〔美〕玛格丽特·莱斯利·戴维斯 著
丁 宁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Mona Lisa in Camelot

悦读时光·绘生绘色

〔美〕马格丽丝·威尔斯 著
丁宁 译

一个感动美国的故事

肯尼迪夫人与《蒙娜·丽莎》的相遇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115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感动美国的故事：肯尼迪夫人与《蒙娜·丽莎》的相遇 / (美) 玛格丽特·莱斯利·戴维斯 (Davis, M.L.) 著；丁宁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悦读时光·绘声绘色)

ISBN 978-7-301-21220-2

I. 一… II. ①戴… ②丁… III. ①肯尼迪, J. —传记 IV. ①K837.1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6149号

MONA LISA IN CAMELOT by Margaret Leslie Davis

Copyright © 2008 by Margaret Leslie Dav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 Capo Pres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一个感动美国的故事：肯尼迪夫人与《蒙娜·丽莎》的相遇

著作责任者：〔美〕玛格丽特·莱斯利·戴维斯 (Davis, M.L.) 著 丁 宁 译

责任编辑：任 慧

内 文 设 计：设计 yp2010@yahoo.cn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301-21220-2/K · 0890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kuart@yahoo.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95mm × 1300mm 32开本 9.875印张 200千字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目录

作者的话 /001

第一部分

- 1 艺术的痴迷者 /004
- 2 轻声细语的承诺 /045
- 3 意料之外的请求 /067
- 4 卢浮宫里的惊雷 /091

第二部分

- 5 “乔孔达夫人绝不能离开！” /112
- 6 与《蒙娜·丽莎》谈心 /131
- 7 尊贵之旅 /151
- 8 馆长验收 /164

第三部分

- 9 难忘之夜 /204
- 10 “让他们也看一幅伦勃朗的小画” /235
- 11 坠入爱河的曼哈顿 /252
- 12 灯城的呼唤 /270

结语：最后的礼仪 /288

致谢 /304

注释 /307

译者后记 /309

作者的话

IX

我动手撰写这本书，意在叙述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美国成功展出的一段历史。但是，一开始做研究，我很快就惊讶地发现：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正是1963年这一展事的幕后策划人，而这一展览也只有通过她与国家美术馆馆长约翰·沃尔克的联袂努力，再加上她娴熟的外交才华，才得以实现。

作为法国政府借给肯尼迪总统夫妇个人的物品，这幅名画于1962年12月19日抵达美国，并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展览了52天。将近两百万的美国人——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参观美术博物馆——站在长长的队伍中，以亲睹这一创作于16世纪早期的杰作。仿佛是一场朝圣，参观者远道而来，长久等待，准备迎接《蒙娜·丽莎》——一个具有超越意义的新时代的先驱。

《蒙娜·丽莎》的到访创造了美国有史以来人们对单幅艺术品所倾注的无与伦比的激赏，同时也开创了博

物馆临时性大展的先例。这是迄今为止最具胆魄和最为精心策划的艺术展，而此画传奇般的美国之旅也攫住了全世界的想象力。

x

本书叙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要的事件都发生在1961年3月至1963年春季的两年时间里。作为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竭力施展其影响，让《蒙娜·丽莎》运抵美国，同时，一直凭借其对象征和图像的天然理悟，有意使这一展览注入了历史性、戏剧性和庆典性。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蒙娜·丽莎》颇具争议性的到访为美国的利益出了力，而法国人所称的《乔孔达夫人》这幅画则被转化成了冷战高峰时期的一种自由的象征。

此画的成功展出唤醒了美国人在区域战争之后对文化已然休眠了的激情，而这一令人感动的展品也点燃了一个民族与艺术之间的恋情。约翰·沃尔克在其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闭幕式所作的激情洋溢的讲话中，承认这一展品的巨大成就并非在于有多少人来看了《蒙娜·丽莎》，而在于这一作品成了一种催化剂。他说，她的到访“在那些从未感受到这种欲求的人身上，激起了一种趋向于美的渴望”。



第一部分

- 艺术的痴迷者
- 轻声细语的承诺
- 意料之外的请求
- 卢浮宫里的惊雷

1 艺术的痴迷者

3 杰奎琳·肯尼迪仔细地观看为她排成一排画架而展示的 8 幅保罗·塞尚的绘画。站在其身旁双臂交叉着的就是国家美术馆馆长约翰·沃尔克，他满面喜气，像一个自豪的父亲。当看到她选定了其中最精美的一幅作品《马恩河畔的树林和房屋》时，他会意地点了点头。

新来的第一夫人知道，有一组塞尚的杰作赠给了白宫，但是，不知为什么，却最终都留在了国家美术馆。就职仪式后不久，她就给沃尔克打电话，要求看一看这些作品。沃尔克听说她要索取塞尚的作品倒并不觉得奇怪。毕竟，他从其孩提时期就了解她了。

4 杰奎琳·鲍维尔和约翰·沃尔克两大家族好几代人的迁移都是在同样富裕而又相互交往的圈子里，包括纽约市、东汉普顿、纽波特以及散落在弗吉尼亚州各处的庄园。沃尔克是杰姬的继父休·D. 奥金克洛斯的终身朋友，常常光顾后者的梅里伍德庄园。这一占地 46 英

亩的僻静住处，树木葱茏，俯视着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的波托马克河，从1942年起，那儿就是杰姬的家了。虽然她是有教养的都市人，喜欢在世界名城里与精英们交往，但是，也常常会回到乡村和海边。

“我一直喜欢在梅里伍德的生活——那么宁静——河水潺潺，爱犬吠叫——聆听维克多牌手摇留声机上的音乐”，杰姬有一次告诉她的继兄休·D. 奥金克洛斯三世，“我永远搞不明白哪儿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绿地绵绵、仲夏时微风习习的哈默史密斯（农场）——还是山坡陡峭、坐落在河畔的梅里伍德的雪景”。

当杰姬的母亲珍妮特·李带着十几岁的女儿们去华盛顿特区以丰富她们的学养时，她们就打电话给约翰·沃尔克，请他出面在国家美术馆做导览，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沃尔克注意到，杰姬对艺术的兴趣在同龄的女孩中是异乎寻常的；她尤其迷恋杰出的法国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包括雷诺阿和莫奈的画。沃尔克心里明白，为什么那些生动的风景画会让一个恬静而又好学，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就喜爱户外的年轻人变得如此着迷。

沃尔克从导览后收到的一张表示谢意的手写便条上觉察到，少女时的杰奎琳不仅有一种得体的礼貌，而且她对艺术有着真正的兴趣以及那种令人惊讶的发自内心

的坚定。“在美术馆度过一个诗情画意的下午之后，我依然漂浮在空中——那几个小时就使在华盛顿的整个夏天变得很值了”，杰姬在给沃尔克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时处在绝对的兴奋之中，而且下定决心（哦，这次请让我保持住这一决心）要几乎每天都回到美术馆去——然后，细细地看了再看——写下我对这些绘画的热爱”。

那个少女非常认真，并曾如此快乐地在国家美术馆里走来走去，如今成了第一夫人，她传话给沃尔克，让他为其准备好塞尚的画作——他知道，这些画是她的所爱。

5 作为国家美术馆的馆长，沃尔克关注的是塞尚作品的归属。它们不仅因为其精美以及在美术史上的地位给了他以愉悦，而且，还因为是他个人促成这些作品来到了国家美术馆。事实上，为了确保这些画作进入国家美术馆，他用了一种后来自己也承认是在博物馆馆长眼里有点不入流的计策，但是，他觉得，这些绘画尽快进入自己的掌管范围乃是一件紧迫的事情。

要不是杰姬·肯尼迪要看这些作品，他是不会让这些作品出门的。相反，他还在美术馆里专门安排了一场展示，共有 8 幅画，这样的话，杰姬就可以挑走最喜欢的两幅。

她的选择不仅可以看出她在鉴赏上的直觉，而且，也与塞尚营造的户外景色的情调有关。树林的用色是层层叠叠的夏季的蓝、绿和黄，与引入深入的小路旁的树枝和树干的深黑色形成对比。马恩河畔的房屋也是一种鲜亮色彩的宣言，紫红、橘红以及黄色痕迹的笔触描绘出了惊鸿一瞥似的河边小屋。绚丽的色彩在平滑水面的倒影中再次出现。

沃尔克心情愉快，不过，他并不惊讶杰姬的好眼光。她在最好的私立女子学校读书，在那里，感受文化与艺术是得到鼓励的事情。作为一名瓦萨学院的学生，她继续接受类似伴有大量旅行的课程，其中三年级时，她在巴黎索邦大学度过了一年的时光，那是改变其一生的体验，造就了她成年后的趣味。

当 she 从欧洲回来时，“她不再是一个住在隔壁的、胖乎乎的小姑娘了”，一个老朋友说，“她更迷人了，心情愉快，生气勃勃”。由于不甘心将来回到纽约州的波基普西，再度成为“瓦萨的小姑娘”，杰姬转而决定与母亲和继父一起住在梅里伍德，这样她就可以在位于首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完成其大学学业了。

1961年5月3日，在杰姬的要求和沃尔克的指导下，她选好的两幅塞尚的画作被包扎好后送到了白宫。它们

均一丝不苟地镶在华丽的油画框里，用绳固定在一层的3个客厅中的绿厅的墙上。

这是杰姬第一次将白宫举行仪式的房间列入整修计划。1920年代，室内的陈设选的是美国新古典主义风格，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都是复制品。在杰姬的精心指导下，绿厅将变得焕然一新，而塞尚笔下生动的法国乡村风景也很快就会变成著名的总统接待厅里令人耳目一新的亮点。

即便是在杰姬带走沃尔克两幅心爱的塞尚的画作之前，她也心甘情愿地利用第一夫人的位置来支持他推进国家美术馆的利益。1961年3月19日，离就职仪式后还不到8周，她参加了国家美术馆20周年的庆典，并出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重点”节目的电视观众面前，“它几乎也就像是我的生日一样，因为我对艺术的挚爱就是在那里萌发的”，她说。

31岁的第一夫人仪态华贵，说话时语调很高，还带有呼吸声，这在全国电视观众眼里形成了一种完美无缺和极富女人味的美好印象。她淡褐色的大眼睛迷住了他们，而其泰然而又自信的神态也令人印象深刻。

7 “我记得，我在少女时代就和我母亲与妹妹第一次访问了这里”，她告诉观众道，“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

一次发现我最大的乐趣之一——注视着绘画和雕塑杰作时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愉悦”。

她鼓动父母与教师鼓励儿童们去参观国家美术馆。“将来”，她补充道，“我保证我的孩子会渐渐了解美术馆的。毕竟，每一个不同年龄的孩子都会从艺术品的观赏中获得特定的思想，得到本身极为重要的情感回馈”。学习艺术欣赏的最佳的方法，她说，就是“用自己的眼睛，全神贯注于艺术品，竭力理解艺术家试图传达的主题”。

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欧洲博物馆的收藏日积月累，但是，在短短的 20 年间，国家美术馆在美国富豪（如安德鲁·梅隆、塞缪尔·H. 克雷斯和约瑟夫·E. 威德纳^[1]）捐赠的基础上拥有了自己的藏品。她说，“在我看来，这是这个国家最伟大的财富之一”，“我总是自豪地听到外国游客的观感，他们就是来欣赏收藏家们在这 20 年间送给美术馆的珍宝的”。

[1] 安德鲁·梅隆（Andrew William Mellon, 1855—1937），美国银行家、工业家、慈善家和收藏家，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塞缪尔·H. 克雷斯（Samuel Henry Kress, 1863—1955），美国企业家和慈善家，廉价商品连锁店的创始人，曾将自己收藏的 776 件欧洲艺术珍品捐赠给 18 家美国博物馆。约瑟夫·E. 威德纳（Joseph Early Widener, 1871—1943），美国富豪、收藏家。——译者注

杰姬坐在漆面桌子后，桌上摆放着刚修剪过的一盆白花。她热情洋溢地对观众发表讲话。她头戴深色帽子，身穿浅色衣裙，在屏幕上光彩照人，引人注目。“它在这里就为了一个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她在谈到美术馆的时候说，“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这里享受”。

8 她说完之后，电视镜头就切换到了在国家美术馆里准备为观众做一会儿导览的约翰·沃尔克身上，他们要去参观包括美国著名的肖像画家吉尔伯特·斯图加特笔下表情坚毅的形象——《耶茨夫人》、雷诺阿的《拿着水壶的女孩》以及雅克-路易·大卫 1812 年受命所画的《拿破仑肖像》等在内的馆藏杰作。“我们拥有世界上范围最广的收藏之一”，沃尔克说，“别的美术馆虽然收有更多特定时代和艺术家的作品，但是，它们都比不上我们的收藏范围”。

杰姬以其迷人的热情，邀请白宫的客人们观赏在绿厅展示的塞尚的两幅画作。她宣布会定期轮换地展示这些画作，这样，美国侨民和收藏家查尔斯·A. 莱塞曾经拥有过的塞尚的 8 幅画就能最终挂在公共空间了。那些未在白宫展出的画作则留在国家美术馆里。

1920 年代，莱塞过世，这些画作就捐赠给了美国，

准备挂在白宫或巴黎的美国大使馆。然而，1952年，杜鲁门总统谢绝将这些画挂在白宫，而大使馆当时也无法妥善地展示这些价值连城的风景画。于是，它们在国家美术馆馆长约翰·沃尔克的呵护下抵达了华盛顿。如今，绿厅因为有了塞尚的两幅画而增光添彩，杰姬也向沃尔克保证，它们是人见人爱的。“它们为绿厅的墙带来了美，太迷人了”，她说，“而且，这里是许多赞赏的眼睛所聚集的地方”。

杰姬总是对富裕的艺术捐赠者感同身受，她写信给居住在法国的莱塞的女儿马蒂尔达·莱塞·卡尔南，邀请她来看一看塞尚的画。那年夏天，菲利普·卡尔南代表其母亲，到华盛顿拜见第一夫人，第一次看到了这些自己的外祖父收藏的大师作品如今美轮美奂地陈列在绿厅的丝缎墙面上。

“莱塞先生生前钟爱收藏，他是若干位将珍宝献给总统居所的重要收藏家之一”，杰姬透过其负责社交的办公室对外宣布，“希望他们以白宫为骄傲的举动会成为其他收藏家的榜样，这样，总有一天，备受挚爱的白宫就会像世界上其他官邸一样，成为具有历史和审美意义的物品的宝库。我们正是以极大的喜悦迎来了塞尚的作品”。

1961年5月5日，1吨重的自由7号水星航天飞船快速飞升到了海拔115英里，阿兰·B. 谢泼德成为美国首位进入宇宙的宇航员，全国上下敬畏地观看着这一时刻，如痴如醉。当宇航员和航天飞船安全地降落在大西洋的水面上时，乐观的情绪在美国四处洋溢。虽然科学家们曾认为，此次发射只有75%的机会到达预定弧线，但是，当时的前海军飞行测试员谢泼德操作得泰然自若，由此，约翰·F. 肯尼迪的载人飞船的宇宙计划就沿着其凯旋的轨迹应运而生了。

那天早晨晚些时候，杰姬得知，约翰·沃尔克突然病倒了。因为剧痛不已，他被迅速送往附近医院，医生安排了紧急手术。突如其来的消息吓坏了沃尔克手下的人，他们觉得，四肢修长、有学者风度的馆长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杰姬要求白宫的社交秘书利蒂希娅（“蒂什”）·鲍德里奇打电话给沃尔克的办公室，以了解他的病情。虽然沃尔克的病因还未公布，但是，他可能经受的是阑尾破裂之痛。

他一脱离危险，杰姬就马上送去了问候：“我高兴地得知你手术后恢复得很好”，她说，“我相信你躺在医院里忍受着伤痛和无聊。我知道你的精力，倘若他们给你一个月时间康复，那么，你三周就行了”。

“快回到我们中间吧。不仅仅是美术馆需要你，而且，我们在白宫也需要你。你将会遗憾地听说，塞尚的作品总是最受欢迎的”，她开玩笑地说，“作为回报，我会给你送去一张米勒德·菲尔莫尔的照片^[2]，为你的病房增添一点气氛”。

翌日早晨，一束精心修剪的鲜花就出现在沃尔克的病床旁。杰姬极不喜欢弄得鼓鼓囊囊的样子，要求花束里不要加生硬的金鱼草或唐菖蒲。“这些鲜花与肯尼迪夫人昨天手写的信件一并送上！”鲍德里奇匆匆写在附在花束上的小条上。“宇航员把我们都搞蒙了——因而，原谅我们的婆婆妈妈，效率低下。我们都等着你很快康复。”

几乎就在约翰·肯尼迪就职仪式不久，杰姬就宣布了她要将白宫改造成一个“展示伟大的美国艺术及其艺术家的窗口”的计划。她和肯尼迪总统都相信，艺术是一种伟大的共鸣与人性化的体验。在她看来，与其说艺术是一个国家生活中的娱乐，还不如说是国家文明品质

[2] 米勒德·菲尔莫尔 (Millard Fillmore, 1800—1874)，美国第十三任总统。他或许是最无足轻重的美国总统。在美国口语中甚至就是“不过尔尔”的代名词。白宫备有所有总统的照片，因而，送一张让人觉得有点乏味的米勒德·菲尔莫尔的现成照片并与塞尚的画相提并论，那是十足的调侃。——译者注